

胡也頻

沈從文著



胡 也 頻 記

沈從文 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2

2001—3500

記 胡 也 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再版

本書實價三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二分半

作 者 沈 從 文

印 刷 者 光 華 書 局

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光華書局

地址：四馬路中市

電話：九二六八九

記胡也頻

中國山東煙台地方，有一個國家海軍預備學校，在民國九年前後解散結束時，數百年青學生中間，有一個福建福州姓胡的學生，名字叫作崇軒。這個年紀極輕的海軍學生，當時還只十五歲左右，學校解散以後，同幾個朋友流落到了北京，一九二六以後，就是詩人和小說家胡也頻。

若有人能檢查到十五年左右在北京出版的「京報」副刊，便可

在名為民衆文藝的一種周刊上，見到胡崇軒這個名字。

那時編輯這個小小刊物的是項拙同胡崇軒，兩個學習海軍不成的青年，作文章的有下面幾個名字：毛壯侯，陸士鈺，荆友麟，高長虹。這些人的姓名，在近年來的讀者印象上，除了最後那個高長虹，其餘是早已十分生疏了的。那時民衆文藝的編輯處，在北京的西單堂子胡同內西牛角胡同四號，項胡便同住了一個房間裏。每到應行送稿的一天，兩人坐了洋車或徒步輪流到京報館去送稿，每期報出後，還常常親自到報館去，把那作為報酬的兩百份單張周刊掣回。刊物取回住處後，兩個人就低下頭伏到桌邊，分頭抄寫寄贈各處的封套。在當時，似乎居然還有人遠遠的寄了郵花來訂買這刊物的事，幾個人彷彿十分興奮，並不因此自棄。什麼人寄了兩分郵花

來，這一面，便爲按照那個地址，寫一個封套，附貼一分郵花，把刊物寄出去。有時人家只寄來兩分郵花，因爲不曾指定需要某一期刊物，他們却把所有已出各期刊物，各檢出一分，寄給那個讀者，他們在這種情形下，每月所用的郵花，自然是不能靠別處寄來的郵花相抵的。但他們自然是不在乎此的，他們每一份刊物寄出去時，都伴着做了一個好夢。他們是年青人，一個年青人的可愛處，在這些從事于文學的人方面看來，是更多天真的胡塗處的。他們如其他初初從事于文學的人一樣性情，是只盼望所寫成的文章，能有機會付印，印成什麼刊物以後，又只盼望有人歡喜看看的。只要有人閱讀，他們就得到報酬了。

因爲有一次一個用「休芸芸」作爲筆名的無名作者，那時在

北京寫下的文章，還不值得任何編輯的注意，也只成天做夢，夢想寫出的文章有人閱讀，但是各處試驗皆失敗了，就冒冒失失的寄了一點文章到他們那裏去。這文章即刻登載出來了。就是那一天，北京西城一個名爲慶華公寓的一間房子裏，就來了兩個不能入伍的海軍學生晤及了一個還剛退伍不久的陸軍步兵上士。于是他們談了許多空話，吃了許多開水。那兩個海軍學生走後，那個步兵上士心想：這倒是古怪的事情，兩個編輯也來到我的住處了。我有了朋友，我的生活，就快有日頭的光照及了。……那時節，自然是最無辦法處置生活的時節，日頭的光是不會照到頭上的。

說到這裏使我想起最初幾個朋友給我的友誼，如何鼓勵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誼的可貴。我那時的文章是沒有人齒及

的。我在北京等如一粒灰塵。這一粒灰塵，在街頭或任何地方停留都無引人注意的光輝。但由于我的冒險行爲，把作品各處投去，我的自信，却給一個回音證明了。當時的喜悅，使我不能用任何適當言語說得分明，這友誼同時也決定了我此後的方向。若果當時到我住處的，不是這兩個編輯，却是那個照相製版學校的校長，到現在我或者已經成一個照相技師了。因爲我那時還不明白我學照相適宜一點，還是學寫文章適宜一點，我把寫成的文寄到報館去，却同時告那個照相學校校長，說我願作一個學徒。

既然認識了兩個編輯，文章有了辦法，怎麼樣可以每月得到二十塊錢，應付住處的一切，當時我似乎還沒有打算到的。因爲我那時，認識這兩個人以前，還祇得到過晨報館五毛錢書券的報酬，這

文章登載到那時的晨報「北京欄」上面。卽或認識了他們，每月希望可以掣到稿費二十塊錢，這希望，在當時還是一個不合事實的奢侈企圖。他們兩人當時所作的夢，似乎也沒有那麼華麗，因為他們比我經驗多了許多。那個時節的風氣還不許可文學得到什麼東西，魯迅當時若果棄去了他的教育部僉事，同大學校的講師職務，去專靠譯作生活，情形也一定過得十分狼狽，十分可笑。

可是，我那時，却似乎以為有了朋友，別的就不再需要了的，所以有了朋友，把生活的困難以及此後的一切也暫時忘掉了。

第二天，退伍的上士與被解散的兩個海軍學生又見到了，仍然談了許多空話，吃了許多開水。那時，在我那名為「窄而霉齋」的房間裏，最多的就是「空話」，可以吃的也只有開水。那個時節好

像是春天，因為在別人的房間裏有白爐子，在我的房間裏沒有白爐子。這兩個朋友到我住處時，我曾同他們說過，房子裏有泥爐子，煤氣薰人，真很討厭。但我的文章，第一次登載到「民衆文藝」上面時，却是一篇羨慕有能力購置一個泥爐的人那類文章。

自從我認識了這海軍學生以後，似乎有了一個禮拜樣子，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沒有融化的積雪，湖帶來了一個圓臉長眉的年青女人，來到我的住處。女人站在我的房門外邊不動，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繫了一條短短的青色綢類裙子，什麼話也不說，只望到我發笑。教育同習慣使我永遠近於一個鄉下人，當時是一點

不會客氣的，我就問她，「你姓什麼？」那女子就說，「我姓丁」。好了，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一個女人了。坐下時，女人還是笑，我那時候心裏想：「你是一個胖子的神氣，却姓丁，倒真好笑咧。」因此我也笑了好一會。到後那女人走了，胡才說她不姓丁，另外有姓。但是我以為姓什麼沒有關係：一個人有趣一點，通脫洒落，沒有姓名也還是不妨事。胡又說引她到這兒來，是因為聽人說到我「長得好看」才特意來看看的。我到現在還疑心我的朋友說那句話時，有點含混，不甚說得清楚，或者所說是一種相反的趣語，因為我從沒有被另外什麼人說我「好看」，也從沒有另外再被誰個女人走到住處來「看」過。這女人到後我才知道姓口，然而在五年以後，寫了許多文章給人閱讀，成為一九二八左右一個最入時的女

子作家時，在作品的筆名下，却又告給讀者，說她姓丁。

這個女人便是在黑暗中的作者丁玲女士。她生長地方是湘西，同我所生長的地方並不很遠，我們家鄉所在的地方，一個學習歷史的人，會知道那是「五溪蠻」所在的地方。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爲從省會中生長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種近于野獸純厚的個性就是一種原始民族精力的儲蓄，我們永遠不大聰明，拙于打算，永遠缺少一個都市中人的興味同觀念，我們也正不必以生長到這個樸野邊僻地方爲羞辱。

自己說是姓丁的丁玲，那時也獨自住在一個名爲通豐公寓的小房間裏，如同當時的許多男子一樣；什麼正式大學也無從進去，只能在住處就讀點書，出外時就學習欣賞北京一切的街景，無錢時習

慣敷衍公寓裏的主人，躺到床上時就做夢安慰到自己。我同胡第一次到她住處時，看見那房子裏一切皆同我們住處都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溼溼的發霉作臭的地，牆上有許多破破爛爛的報紙，窗紙上畫了許多人頭，便很覺得稀奇，以爲一個女子住到這樣房子裏，不害病，不頭痛，還能很從容的坐了一個小小的條桌旁邊寫字看書，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若知道這種生活，有許多年青人是那麼過下來，卽如我們自己，也還得過許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後，仍然還得在那種極類似的情形裏過日子，當時就不會如何詫異了。

這就是我們怎麼樣就認識了一種過去。

這裏，已到了另外一件事的起始了。大約在海軍學生帶了丁玲女士到我住處五天以後，丁玲女士已回到湖南去了。聽到另一個朋友說，在熟人中有些新鮮事情發生了，我走到民衆文藝編輯處去看時，看到他已遷到另外一個房間裏，滿地是書的殘葉，同碎爛的報紙。

原來就是爲了一個人離開北京的原因。望到地下那些東西，我心想，一個人，會爲女人變成孩子，真料不到。我還想到我是不會變成另外一種人的，好的女人不能使我變成孩子，好的生活也不能使我變成城市中人。但這個海軍學生，我們年齡相差並不很遠，我們的性格，可完全不同了。這海軍學生，南方人的熱情，如南方的日頭，什麼事使他一胡塗時，無反省，不旁顧，就能勇敢的想像到

另外一個世界裏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個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另一個人的生活，在少少幾回見面裏，就成立了一種特殊的友誼，且就用這印象，建築一種希望，這種南方人熱情，當時是使我十分吃驚的。人既一離開，如今便到了使他發狂的時候了。一切朋友用各樣言語，說到這個發狂是不必需的事，只須小小一點兒理智，就可以使自己安靜下來。但各樣言語皆缺少轉移這個海軍學生的能力，一切朋友的「世故」，皆不能戰勝這個人的「熱情」，結果北京城公寓裏少了一個女人，不久就又少了一個男子。

我們的消息因此也就中斷了。

于是，日子過去了。我認識他們是二月，春天一來時，我想像這個春天，有些人一定不辜負牠。好的日頭，好的風，新鮮的草木

同新鮮的事情，年青人應得到的一分，自然是無處不可以得到的。至于我呢，冬天日光照不到我的房子裏，春天仍然沒有日光。民衆文藝早已停止了，生活也毫無轉機。

春天來時我成天還是只能坐在我那間窄而霉小齋裏，望着房中到春天來更顯得潮濕的磚地，或從窗口望着春雨過後院中的積水，心裏忖度，我怎麼樣就可以活下去。我是不是應當離開這個公寓，棄了一切希望，找一個別的活路？我是不是還應當找一個活路？有時走出了公寓，到西單牌樓一帶眺望街市的景緻，常常瞥然見到一面小小旗子，我的心總一動。單牌樓賣小東西的人，照北方規矩，在身上或小攤上插旗幟作號召的很多，見到這小旗，使我就記憶到前外天橋地方許多招兵委員的小旗。就是西單也常常可以見到一個

軍人擎着這類白布旗子，走在前面，後面便跟上三個五個臉兒黃瘦衣服骯髒的人物。當時在生活上，除了可以寫文章，能讓我活下去的，似乎就只有跟到這個小小隊伍，向不可知的一個地方走去那一種辦法了。記到有一次，我傍着那個委員，問他跟着旗子走去的那些壯士此後的情形，那委員如何希奇的望着我發笑。那個笑容嵌到我的記憶裏，使我永遠不能除去，也使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同他們有一時節，是一樣活着的人。

這記憶，伴着此後每一個春天，咬着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遠成爲十分淒涼的了。

但那時節晨報已在開始用我的文章了，晨報會計處的出納課，一個身體矮矮的鄭姓辦事人，他一定還記得每到月終館內通知發出